

父与子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選集

巴金譯

父  
與  
子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桂月七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版四滙月六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所 刷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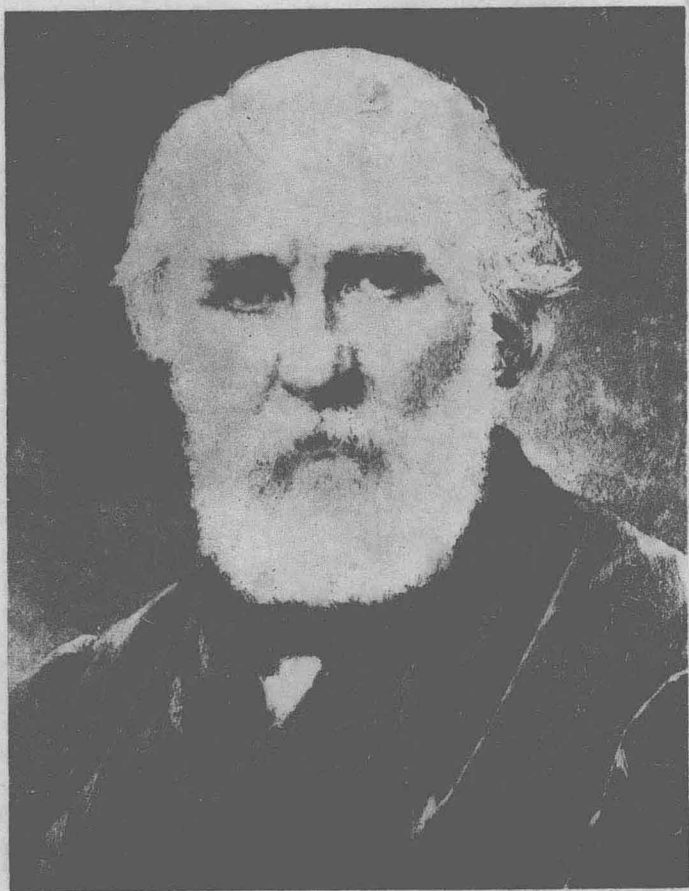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子 與 父

著 夫 涅 格 屠  
譯 金 巴

元 五 十 價 定



伊凡·屠格涅夫像

紀念

維沙利翁，格利果爾葉維奇，伯林斯基。

● V 伯林斯基（一八一〇—一八四八）俄國批評家。

## 本書人物表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 地主，退隱的文官。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 尼可拉的哥哥，退伍軍官。

阿爾卡狄（暱稱：阿爾卡夏）·尼可拉以奇·基爾沙諾夫 尼可拉的長子，大學畢業生。

葉夫金尼（暱稱：葉紐夏，或葉尼謝席加，葉尼新加）·瓦西里以奇（或瓦西里葉夫維奇）·

巴扎洛夫 阿爾卡狄的同學，醫科學生。

瓦西里（暱稱：瓦西亞）·伊凡諾維奇（或伊凡尼奇） 巴扎洛夫的父親，退隱的軍醫。

阿里娜（暱稱：阿里霞）·伏拉西葉夫娜 巴扎洛夫的母親。

費多西亞（暱稱費尼奇加）·尼可拉葉夫娜 尼可拉的情婦，後結婚。

安娜·賽爾格葉夫娜，阿金左夫（簡稱阿金左瓦，即阿金左夫夫人）年青有錢的孀婦，巴扎洛

夫的朋友。

卡奇亞（即卡太林娜）·賽爾格葉夫娜 安娜的妹妹。

五郡主 安娜姊妹的姨母。

波爾非利·卜拉東尼奇 安娜的鄰居。

瑪特維·伊里奇·加利亞金 阿爾卡狄的堂舅。高級文官。

葉夫多克西亞（或阿夫多奇亞）·尼基奇西娜·庫克新（簡稱庫克新娜，即庫克新夫人） 與

丈夫分居的新式女人。西特尼科夫的朋友。

維克多·西特尼科夫 酒商的兒子，自稱為巴扎洛夫的學生。

彼得 尼可拉的年青僕人。

卜洛科非奇 尼可拉的老僕。

杜尼亞霞 費尼奇加的婢女。

米奇亞 尼可拉的次子，費尼奇加所生。

狄莫費以奇 巴扎洛夫家中老僕。

## 英譯本序

「前夜」表示着克里米時期的終結和尼古拉（一世）的專制政治之解體，而「父與子」便是六十年代中在俄國勃興的新的自由運動的預言了，牠還詳細分析了當時在政治圈子裏出現的一種極可注意的典型——虛無主義者。

屠格涅夫第一個看出了這個新典型（虛無主義者）的存在。關於這個發見，他自己的說明給我們提供了對於他的創作方法的極有興味的材料，我現在把他一八六九年在巴登寫的和「父與子」有關的筆記抄出一段來：

「我最初想到寫「父與子」，還是一八六〇年八月的事，那時我是在外特島（二）的文特諾

（一）英國南海岸外的海島。——譯者



洗海水澡；這部小說使我失却了年青一代人對我的好感。不知有多少次我聽見說，而且也在那些批評的文章裏看到別人說我只是在精心製造一個我自己的觀念罷了……可是在我這方面，我應當承認倘使我沒有找到一個在他身上各種原素配合得極其和諧的活人（不是一個觀念）來做我的範本，我絕不會想來創造一個典型。我往常總是需要一個我可以站定腳跟的基礎。我寫「父與子」時也是這同樣的情形。主角巴扎洛夫的範本是一個年青的鄉下醫生。他在一八六〇年前不久逝世。據我看來在這個非常的人物身上已經表現了那種剛剛顯露出來的原素，這時牠還是混亂不清楚，後來卻得到了「虛無主義」的稱號。這一個人給我的印象是很強烈的，起初我自己也不能夠認清牠。可是我充分利用我的耳目，觀察我四周的一切事物，而且極力信賴我自己的感覺。使我感到困惱的是我完全沒有遇到一個在我看來面面俱合的觀念，甚或類乎這的暗示也沒有見着。因此疑惑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父與子」一八六二年春天在卡特可夫的報紙「俄羅斯使者」上面發表，那是「年青一代人」的機關報，可是這部小說立刻引起了猛烈的攻擊，對牠的非難是極烈，極深，而且久遠的，因此這件意外事情便成了文學史中最有趣的篇章。很少有一個像這樣偉大的藝術家這麼廣大，透澈地引起公衆去注意在他們中間勃興的新思想而加以仔細研究；很少有一個像這樣偉大

的藝術家跟他自己的黨派會發生這樣激烈的衝突；公衆受了黨派的熱情的支配而不能瞭解一件純粹的藝術品，——關於這個也許從來就沒有過像這麼顯著的例子。小說發表的結果在兩種政治派別中間都產生了普遍的激動。在那時候每個人都注意地等着看政治舞台上的第二場戲是什麼。在一班俄國青年看來最近實現的農奴解放不過是許多民主方案的前奏曲，而反動派却認為這種政策乃是國家敗壞並且滅亡的開端。新舊兩派中間的這種迅速增加的嫌恨，像一股火那樣，只需要一陣風便可以熊熊地燃燒起來。巴扎洛夫的性格和目標對那班反動派正是天賜的東西，他們在那裏面很高興地找着一幅在俄國青年中間普遍的潛伏的革命思想之肖像；他們連忙擁到屠格涅夫身邊譏諷地慶祝這個自由主義的老戰士在描寫虛無主義者之深刻與誠實方面的成功。可是我們現在看屠格涅夫自己怎樣說法：——

「我不想詳述這部小說所產生的效果。我只說每個地方都有成千的人講着這個字眼，在阿卜拉辛商場大火（二）的那一天我到了聖彼得堡，別人看見我第一句話便是：『看看你的虛無主義者做的什麼事情！』……那些和我接近，同情我的人對我表示一種近於憤怒的冷淡，可是

（一）這是一八六五年聖彼得堡的大火。反動派一口咬定說是進步分子放火。——譯者。

從反對的黨派中，從敵人那里，我却得到祝賀，差不多還得到擁抱了。這使我莫明其妙，而且也傷害了我；可是我並沒有受到良心的責備。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我是誠實地完成了我要描寫的典型，我不但沒有帶一點偏見，並且我還是抱着同情來完成了牠的。有的人攻擊我侮辱了年青的一代，並且帶着輕蔑的笑聲對我說要燒掉我的照像；相反的，另一些人又帶着責備我過於諂媚了年青一代人……一個通信者說：「你匍匐在巴扎洛夫的脚下。你假裝在挑他的錯，可是你却砸他脚下的塵土。」另一個批評家把卡特可夫跟我當作兩個陰謀家「關在自己的小房間裏製造陷阱和流言來陷害青年俄國的力量。」一幅動人的圖畫！……我的批評家把我的著作稱作一本宣傳的小冊子，他們還講起我的被傷害了的虛榮心……一個陰影橫在我的名字上面。我並不欺騙我自己。我知道那個陰影會留下來的，」

在政治這種把戲裏面，你對手的錯誤和承認在輿論界看來便是你自己的好處（這種說法很可以解釋爲什麼那些政界的騙子容易得勢，）因此屠格涅夫，這個偉大的藝術家，他爲着那班忘恩的公衆創造巴扎洛夫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只不過不知道別的寫作方法而已。」現在他受到損失後才明白了這回事情。年青一代人因爲巴扎洛夫和他的虛無主義被「父親們」公開利用，感到絕大的憤怒，便趨向極端，斷定巴扎洛夫只是嘲諷他們的一幅諷刺畫。他們不承認

巴扎洛夫是他們裏面的一個人，或者他代表了他的任何意見；就是在今天那寥寥的殘留下來的老虛無主義者還會熱烈地指出他那幅含糊不清的肖像是『一個澈頭澈尾的錯誤』。對於巴扎洛夫的一致非難的原因是容易明瞭的；屠格涅夫對於他的著作的聰明透徹，並不會爲虛榮心與胆怯所妨害，更沒有被少數批評家的愚昧的攻擊所損傷，他立刻看透了事情的核心，他說：

『誤解的全部原因在於巴扎洛夫這個典型並不會有經過尋常發展階段的充分時間。在他剛剛出現的時候作者便攻擊他。不過我採用是新的方法，正和我描寫的是新的典型一樣——我用了寫實來代替理想……讀者看見作者對他自己的產兒不明白地表示一點同情或嫌惡，便覺得莫明其妙起來。讀者就不高興了……書本究竟是寫來供人消遣的。』

這段話分析得多麼透澈，諷刺得多麼巧妙！巴扎洛夫的性格確實是一個大運動的核心之一個概要，無怪乎那班只受過平庸教育的人（他們是這運動的未來的工具）看見他，就會發生驚訝，嫌惡，甚至恐怖了。平常的人只在他的同伴身上見到他自己的品性，並且把他自己的鄙陋渺小加在別人身上。因此巴扎洛夫的深刻便刺激了那極其普通的平凡人的淺薄。年青一代中間，那些理想主義者看見巴扎洛夫並不完全受着他們的夢想的鼓舞，便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巴扎洛夫走得更深一點，叫平常的人感到一下震驚，這把他們的虛榮心傷害了。於是大家圍着屠

格涅夫亂叫起來，而且叫得太好了。巴扎洛夫是屠格涅夫的創造中最有特性的成就，然而牠却使得別人對他（作者）暗中猜疑甚至誹謗，還毀滅了他在那些他真心表同情的人身上的影響，而且甚至損害了他在當時的領導的小說家的地位。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教訓。沒有一代人會瞭解自己的；他們熱烈地歡迎友人給他們繪的肖像和敵人給他們畫的諷刺畫；可是對一個新的典型却不加寬容，每個人連忙去誤解他，辱罵他，毀滅他。

對於巴扎洛夫的誤解的確是很普遍的，所以屠格涅夫曾經斷定說：「在那時候只有兩個人瞭解我的意向——托思退益夫斯基和博特金。」

托思退益夫斯基是屬於反對一派的——斯拉夫派。（一）

## 二

那麼巴扎洛夫究竟是什麼呢？

屠格涅夫後來逐漸利用着一些機會，有時在一篇論文裏，有時在一封私人通信，或者一封

（一）屠格涅夫算是西歐派——譯者。

公開信函裏對人們施於他心愛的人物身上的攻擊，加以辯駁。因此在一封致俄國某夫人的信（一）裏他便說：

「怎麼，連你也說我描寫巴扎洛夫時，有意給年青一代人繪一幅諷刺畫。你也重複着這種——恕我直說——白癡的責備。巴扎洛夫，我的心愛的孩子，爲了他的緣故我跟卡特可夫吵了架；巴扎洛夫，我把我能使用的彩色完全渲染在他身上；巴扎洛夫，這個聰明的人，這個英雄竟然是一幅諷刺畫！不過我知道我要抗議也是無用的。」

在一封給海德堡俄國大學生的信裏他反覆地說：

「Flatter comme un Caniche（像獅子狗那樣地諂諛）我不願意；雖然照這樣做法我一定可以把所有的年青人馬上拉到我這一邊來；可是不肯拿這一類的讓步來收買人心。我甯願敗北（並且我相信我已經失敗了），不肯用詭計獲勝。我夢想着一個陰沈的，野蠻的，偉大的人物，他一半脫離了蠻性，他強壯，凶狠，誠實，可是他必須滅亡，因爲他總是走在時代的前面。我夢想着一個類似蒲加切夫（二）的人物。而和我同時的年青人却搖頭對我說：「老傢伙，你侮辱了我們。你的阿爾卡狄也好得多。只可惜你還沒有把他寫得完全。」我沒有別的法子，

（一）見「回憶屠格涅夫」一書，一八八七年出版。——原註。

只好像一首吉普色歌裏面所唱的那樣，「揭下我的帽子深深地鞠一個躬」。

那麼巴扎洛夫究竟是什麼呢？

各種的著作家都一致認為在他的身上只有「批評，和無情的，空談的，銳利的分析，以及絕對否定的精神，」但這是一個錯誤。巴扎洛夫正是產生出歐洲各大京城革命者中戰鬥典型的那個主義之表象，他表現將科學最初應用到政治上面去的科學者的赤裸的心靈，他的直接的出身便是用那種論理的深切之精神（即俄國的熱狂），或者用獻身理想的熱忱（這也許是斯拉夫人的特殊的稟賦）來解釋的德國科學。他所代表的是在思想與政治兩方面的近代革命運動的根，而不是由這些根發生出的分枝。因為純粹的科學精神（牠知道自己是被過去的偏重感情，混亂，迷信等等桎梏了的）的最初產物必須是破壞的，巴扎洛夫的第一個職務便是「破壞」。然而在本質上他還是贊成近代科學的懷疑精神的。他的口號是「現實」，不是像一般非常懼怕的人所忽促斷定的「否認」。屠格涅夫對一班年青作者的唯一勸告是「關於你自己的感覺這方面，你需要着真理，殘酷的真理；」他自己甚至宣稱，「除了他的藝術的見解以外，我差不多

（二）十八世紀俄國農民革命的領袖。——譯者。

贊同巴扎洛夫的全部主張。」六十年代的淺薄的唯物論並不是科學精神的基礎，不過是牠的一時的表現；那些反對藝術、家庭、社會制度的初期虛無主義者只是擺脫傳統的束縛，準備來應付那個不可避免的鬥爭罷了。巴扎洛夫雖然是一個民主派，他跟人民的密切關係，還是由他對人民的輕視一點得到證明。他本質上像一個單獨的個人地直立着，拿着那些對他有用的『主義』，牠們彷彿只是他手裏的工具；社會主義者也好，共產主義者也好，個人主義者也好，在他的必經的階段上，他這個世紀反抗集權政府的專制，下一世紀又會反對羣衆的愚昧的專制。巴扎洛夫若作爲一個典型看，則這典型已盡了牠的職分跟着牠所代表的那一代人消滅了；若作爲一個人看，則這人便是歷史中的一個新的開端。他的出現劃清楚了兩個宗教的分界綫——一個是過去的宗教，即信仰；另一個是正在成長的今日的宗教，即科學。他的職責便是破除一切人們所稱爲神聖的事物，要盡這職責，他的野蠻的自我主義却是不可缺少的。他不服從習慣，也不服從法律。他是他自己的法律，他專心顧着他正在研究的事實，他擺脫了那些妨礙最強的人前進的愛情與義務的束縛。他代表着那種與大自然不絕地苦鬥來求出牠的峻嚴的法則的心靈，這心靈完全擁護着『實有的』，而與那些追隨着牠們自己製造的『似有的』或是『應有的』王國的心靈相對抗。因此他便是詩和藝術的敵人，因爲詩與藝術誘惑人去順從大自然，而增加



了大自然對人的魔力；巴扎洛夫的最大目標便是看清楚大自然怎樣在那無數的幻想與理想的面網後面活動，而且看清楚大自然爲了使得人羣完全聽從她的吩咐之故而在他們心中發展了那個信仰之種種特殊的功用。最後，在那般講中庸之道的英國人看來巴扎洛夫不過是一個樣子不好，趣味不好，態度不好，而又極端自大的人，巴扎洛夫代表着從多年的迷信中，從長期折磨人的傳統的噩夢中甦醒起來的人類。他光赤着身子站在一個聽不見一切聲音的淡漠的天空下面，可是他覺得並且知道在他的腳下是一個堅實的褐色的地球。

這個典型雖然今天發展到一個許多特殊分枝交錯的網，可是我們也不難去追溯在近三十年暴風雨的時期中牠出現與消滅的蹤跡。也許這個典型的天才與精力主要地是奉獻給實驗的科學，而不是奉獻給政治的；可是我們只要略略一看歐洲大陸的革命（思想與行動兩方面）歷史，便知道每個運動都是被巴扎洛夫的思想鼓舞起來的，不過領導者却是各種各樣的人罷了。就像五十年前的爭自由的民衆運動在拜倫主義裏面找到了偏重感情的與浪漫的表现那樣，我們現代的民衆運動在思想上是現實主義的，而且求科學來支持牠們。蒲魯東，巴枯寧，卡爾·馬克思，第一國際分子，俄國恐怖主義者，他們跟巴扎洛夫都有一點關係，可是在這些或者別的運動中他的最親近的族人我們相信却是那些默默工作，而且始終湮沒無聞的人。屠格涅夫叫巴扎洛